

〈請容許我談論〉

請容許我談論溫和。容許我
談論我的姓名是母親所給的
請容許我談論身體
容許我赤足踏過您黃昏裡的莊園
請容許我談論左邊的腳踝
有一顆痣，容許我不完美
並容許我談論它

請容許我的心是熾熱的。
請容許我談論您所犯的錯
或只是讓我對此
保持永恆的沉默
請容許我喜歡自己，容許我
站在這裡便是我此刻的樣子
請容許我談論曾有燈光滅去的時刻
容許我談論黑暗中的旗幟
容許我笨拙地
點起燭火
並再次談論黑暗

當我離開久居的井底
外頭是一如往昔般黏濘的季節
我目擊母親懷裡的嬰孩
正一個個饑餓地死去
我如何談論音樂
而不是伸出雙手去擁抱她

請容許我談論這一切
如同您的母親給了您身體與姓名
且我會繼續談論它

〈徵收〉

我會答應的
答應你從此在水泥地上播種
在連續壁上刻我的墓誌銘
答應我將愛你們全部
愛你給的價格
愛一條並不通往家門的高架路

少年們拿警戒線圈出方格
跳著房子跳過我的全部
我會答應你
給你明年的收成給你發芽的果樹
給你蜂房和龍眼蜜
一句話放過年也就苦了澀了
它不純淨
砍我的頭

這樣很好我都答應。
給你油菜花田
給你稻穗
但不給你稻浪在南風裡飄起的裙襖
給你全部你看不見的
比如說黃昏比如說
呼嘯而過的水泥預拌車
輾平我的皺紋

別把眾人的名字塗在我的窗口
他們從不是我的鄰居
不要讓他們說
一切都是為了愛我
讓夕陽流著血從我門前經過
我答應你不說話
推土機來過
推土機就一定會再來
我會答應你，當然我會答應

到了不知能做甚麼的時候
答應你在枯竭的井底再挖一口井
把嬰孩種在深掘的谷地
灌溉他們
以新引來的廢金的水
你是公義的而我是
無聲的喉嚨開著還沒說話就啞了
我答應你

〈福島〉

我們活著
像陌生人一樣孤單
駕著起重機在無人的村落疾馳
對火焰噴洒無用的誓言
在上帝收回的領地
我們仍然活著
看見雨水蛀穿櫻桃樹的葉子
一顆心分裂然後碰撞
碰撞，而後分裂
我們活著

是人們開的槍
卻是上帝分發的子彈
一如祂給了我們天火一輪黑色的月
我的靈魂死了
其後也將生出沒有靈魂的東西
我們活著
上帝收回了土地
在那裡我們如陌生人般相遇
然後被他們分開來埋葬

去墓塚上對談好嗎
我們過去的愛如何停止了生長
在墳場上蓋一座藥局好嗎
為了我們仍然活著
打開黃沙，打開黑夜
有人大聲禱告
對著黑色的太陽赭紅的月亮
有人靜靜祈求
我們活著
慶讚自由與豐收
用鎚子收割，拿鐮刀割草
在柏油路上打麥子
任憑巨大的蘿蔔
嘲笑我們無多的生存

我們活著
如果不在這裡
就是在其他的地方
空氣裡瀰漫著宰殺的氣味
是誰去捋了上帝的鬍子
祂突然笑了
可是我們仍然活著

〈漂鳥〉

在泥濘裡推不會前進的車
在無法靠近的牆邊偶遇
文明點亮了我們
但暗巷依然是暗巷
像昨日有沉默的回音
像一道密令它迂迴而憂鬱
我不能愛你了
這個國家令我分心

空襲警報正不斷延長
我嘗試變換姿勢，保護自己
當列車駛過我的胸口
半坍的鐵橋猶是防線虛設
有人神色自若踩過彼此
我不能再跨出去了
這個地方
無法令我安全

在雨中撐開未曾抵達的傘
等溝渠漂來新鮮的果實
無人的公園
怎麼椅背尚有餘溫
日常已將災厄操練為積習
是我說過太多
冗贅的問候

是明天提前路過了我們
還是遠方正傳來默禱的呼吸
你還在讀報，議論，等待
煎蛋的邊緣微微捲起
愛如此真實
我不能再愛你了
這個國家令我分心

〈不要忘記我們曾經被喚醒〉

我們已習於
席地而坐，桅杆上太陽如煙升起
親愛的越近了晚上，我的心事
益發纏夾
有人唱起戰鬥的旋律
有人死守，有人吹嘖嘖
給自己送葬。你剛愎的手勢
握緊在我們的掌心
親愛的，不要忘記
我們曾經被喚醒

只有罌粟花流出血來
啊久遠的春天在杜鵑的謝落裡
還化甚麼妝
去甚麼舞會呢
親愛的，舊日脂粉搽在發燙的路面了
你不要忘記
我們曾經被喚醒

兀鷹的盤旋之上還有
兀鷹的盤旋
親愛的，我再也抓不住別的東西
除了你
除了粉紅的童年
曾誤信了廢墟上燃燒的語言
在同個天井裡做不同的夢
花轎裡端坐的神明
祂眼眸已被流蘇遮蔽
你不要忘記我們曾經被喚醒

別拿權柄去敲甚麼沃土
別拿眼皮上的鮮花去安撫甚麼亡靈
決定不再去
甚麼圍城，管他甚麼棄子
甚麼太陽花生滿了休耕的農地
親愛的別忘記自己
別忘記你也曾經被喚醒

明天是深冬還是仲夏
十字路上，薄荷葉擰爛在醉的杯底
親愛的 - - 雖然有人嬉笑
雖然深鎖了嬰孩的眼睛

被摘取是花朵的憂鬱
閉的門扉是憤怒的臉之原因
親愛的
我們已習於
席地而坐，發燙的路面
能有甚麼風景：

鴿子在密林裡啼笑
銀湯匙上女妖鎮夜歌唱了
不要忘記
都是我們曾經被喚醒

〈帶著動物去革命〉 ◎蔣閣宇

——獻給野百合

說過不打算收集炸彈的
那些過分臃腫的想法
讓我看起來像一頭憂鬱的乳牛
身上黑白分明的世界觀
自己擠奶，自己喝掉
在好風光裡想念回不去的草原

那些承諾終究是失敗了
革命的日子，已經沒有人再提
當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戰爭譬如我
剩下來的時代這麼走，這麼走
如果革命是永不妥協
妥協就是革命的革命

從來我不是無辜的動物
但動物就是我的悲情
躲進去地洞，再挖更多的地洞
土撥鼠祇有閉著眼睛向前
或者看穿一隻大象在裝可愛
留著長長的鼻子，也就習慣了謊言
這個世界果真這麼可笑
所有過往的悲傷啊
就用笑聲來抵抗

那麼就去吧，帶著動物去革命
上刀山，跳火圈
我們世紀末的苦難嘉年華
盛大如同夏天最後一場雷雨
註定是要老死於平凡的
卻習慣一個人在歷史的陰影裡吹風

雲層那麼厚，雨點有雨點離散的故事
請不要去想他，親愛的朋友
革命尚未成功呢
請你這輩子一定要幸福

草原畢竟是虛構出來的
從此就滯留在城市，訓練松鼠
組裝可笑的衝鋒槍
練習在榴彈裡把自己拋擲
也防守過幾場絕望的愛情
擋住不斷撤離的人生
巷戰裡一退再退的日常
無奈祇有時間是持續推進的。滴答滴答的

那可是槍響？
比我們更加不顧一切
為每年無望的革命
打一場瀕臨崩潰的游擊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鍾國強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不等雨也不等風
承著腳步那麼多天
只有瀝青可退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綻開了石壘邊的兩片葉
夜涼了腳踝縮回營帳
天末一燈如豆仍黃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是尾站的空巴士
給遺忘了的一些甚麼

角落的黑，沒有一聲呼喊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沒有像傘一樣合上
開在雨傘上的馬路
也沒有像路一樣好走

〈葬禮（三一八學運）〉 ◎潘柏霖

所有復生的人
都在懷疑這個地方
是不是所謂地獄
他們從未見過地獄
也不知道自己曾短暫地成為幽靈

所有觀星的人
都在預測這個地方
是不是神的墳場
整個宇宙
彷彿正在自相遠離

所有夢遊的人
都不曾想起
自己曾穿過別人的睡衣
走進別人的房子
擁有另一種生活
他們心安理得
不害怕外頭正下起大雨

所有的詩人
都被凝固在歷史的洪荒中
他們被琥珀包覆
見證時代的洪荒降臨
和一場永誌的大雨

所有動物園大門的咒語
逐一解開

進步世界/垃圾世界 ◎謎

〈進步世界〉

有錢人越來越有錢
窮人越來越窮
大家都更進一步了
真是一個進步的世界

〈垃圾世界〉

不被用的是垃圾（包括人）
被用到壞掉的也是垃圾（包括人）

這個世界只分被用的與不被用的
最後整個世界都是垃圾

〈沒用的東西〉 ◎謎

跟政府比
我們是沒用的東西
跟財團比
平民是沒用的東西
跟地價比
稻子是沒用的東西
跟核電比
命是沒用的東西
跟渡假村比
山啊海啊是沒用的東西
跟速度比
水啊土啊是沒用的東西
寫這什麼沒用的東西
（可以繼續寫下去）